



尼采兄妹

Zarathustras Schwester

一个德国悲剧

[美] H.F.彼得斯 / 著 张念东 凌素心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尼采兄妹

Zarathustras Schwester

一个德国悲剧

[美] H.F.彼得斯 / 著 张念东 凌素心 / 译

京权图字:01-2000-0567

原书名:ZARATHUSTRAS SCHWESTER

作者:H.F.Peter

原出版者:Kindler Verlag GmbH & Co.

Copyright © 1983 by Kindler Verlag GmbH, Munich

本书中文版由德国 Kindler Verlag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兄妹:一个德国悲剧/(美)彼得斯著;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09-410-7

I.尼…

II.①彼… ②张… ③凌…

III.①尼采,F.W.(1844~1900)-生平事迹 ②尼采,F.W.(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009 号

尼采兄妹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发行部) 66117130(编辑部)
E m a i l	cctp @ public.east.cn.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21.80 元

译者的话

关于尼采的传记类书，中文版很少，像本书这样内容如此详实的则更少。今年是尼采逝世一百周年，译出此书，将尼采更详细具体地介绍给读者，对这位哲学家来说，应该是有纪念意义的。

尼采逝世百年以来，对尼采本人及其哲学思想的评价，国内外哲学界一直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可以说尼采是个有争议的哲学家。本书的出版也许可以为研究尼采提供一定的参考或帮助。



本书提供了大量鲜为国内读者所知的详实资料，本书连同此前出版的《尼采后期思想文集》(含《看哪这人》，《权力意志》，《超善恶》三种)，对尼采本人及其哲学思想的轮廓及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反映。本书既可以说是传记，但更是纪实文学，对尼采的生平和成长过程、人格品质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作了较明确的交代；对尼采主要著作的形成背景和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说明；对尼采的家庭背景，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特别是对他妹妹均有较生动的描述。

本书作者是美国人，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收集有关尼采的材料，对尼采进行研究，并亲自到尼采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及所有存有尼采档案的地方收集了大量资料，直到80年代才完成此书。书中引用了尼采、尼采妹妹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大量书信及有关尼采的评论文章，以第一手资料来反

映和说明情况,因此本书也颇具真实可靠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对研究和著述的极其严谨的态度。

本书是 20 世纪 60—80 年代冷战时期的产物,作者又是美国人,因此,书中有些用语与我们的习惯有所不同。

为了保持纪实文学的特点,我们将书中引文的出处都列在书后,供大家参考。

本书所有插图均由薛晓源先生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所有对本书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本书第一版是英文版,后由作者本人译成德文出版,本书从德文版译出。



译者

2000 年 8 月于北京



导 言

导

言

尼采先经历了两次死亡中的第一次。1889年1月,即在他过完44岁生日之后几个月。当时,他由于脑瘫而晕倒在意大利都灵的大街上,先是导致了癫狂,最后则神志昏迷。他经历的第二次死亡是在1900年8月,他的肉体由摧毁了他精神的同一种毒素摧毁,死于非命。在精神死亡与肉体死亡之间这11年中,他名望鹊起。然而,由于“名望最后只不过是所有聚集在一个新名目周围的种种误解的集中体现”,所以尼采之名——宁可说是他的观念的庸俗化——开启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释放破坏之力的潘多拉之盒^①。



尼采教诲说:“上帝死了”,他的弟子们则试图证明,他言之有理。尼采教诲说:“一场好的战争会圣化任何事物”,他的弟子们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尼采教诲说:“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他的弟子们也就依此教诲行事。他的弟子们为他如烈酒般的言语所陶醉,声称他们即是由命运所遴选的“主人种族”的代表,要争当“地球的主人”。他们作了两次尝试,却都没有成功,两次世界大战所作出的历史判决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明。

把观念、意识形态、希望、意愿和梦想转化为行动,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它允许有相互矛盾的解释。很明显,法国大革命

^① 潘多拉之盒,古希腊神话,喻万恶之源。——译者注



是受了卢梭的影响；而如果卢梭只字未提革命二字，是否也会爆发大革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同样，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对列宁起了巨大的影响，而把马克思的思想付诸实施，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牺牲，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如果马克思九泉之下有知，那么对斯大林依照他的观念的所做所为，肯定会不寒而栗的；同样，九泉之下的卢梭，也会为他的狂热弟子罗伯斯庇尔的活动而辗转反侧。如此说来，要马克思或卢梭来为后人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那是荒唐的。但是，要否认由于他们所宣传的观念而使革命者和反叛者受到鼓舞而干出危险的事，那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总而言之，尼采自己清楚，他的思想就是“炸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十字报》，兴高采烈地引用他的言论，这使他十分生气，当他发现他的大名上了煽动者和威廉二世在德国出版的反犹报纸的接收者名单时，他感到怒不可遏。他向马尔维达·冯·梅森堡承认，他担心，“有朝一日不知什么无理而不合时宜的举动会与我的威望联系起来。”

然而，在尼采事件中，他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其政治性效应之间的关系则是引人注目的，而且并非是偶然的——尼采刻意追求这样的效应。他并不以充当人与社会痼疾的天才诊断大师为满足，同时他也意欲当一名医生——他坚持认为，要给疾病开列处方。他要求行动，要求由一位新式的凯撒来改变世界的政治行为，而且高喊：“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在尼采发表这些令人惊奇的言论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当时谁也没有听到。他精神崩溃时，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他写下的数量巨大的书和论战文章无人问

津,以致他不得不自费付梓印行。除了几位隐秘的人士——如乔治·勃兰兑斯和奥古斯特·施特林特贝格——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他的思想感兴趣。他在大学中的老同事早已把他遗忘了;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位孤独的怪人,有些人则认为,他不仅肉体上是病态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病态的。尼采一直在追寻合乎理想的地点和气候,以完成他自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使命,他们为他飘忽不定的踪迹而忧心忡忡。对他的亲属来说,他是一个抛弃了父辈信仰而走失了的儿子,这些虔诚的路德教徒们不时为他灵魂的健康而祈祷。

1888年10月15日,那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是尼采的44岁生日,作为哲学家的他开始撰写一篇自传体的散文,回顾自己的生平,宣告他的永生。他引用了《圣经·新约》中的记载:“于是耶稣走了出来,头戴荆冠,衣着紫袍。彼拉多对众人说ecce homo(看哪这人)!”因此,他给自己的散文命名为《Ecce homo》。



这篇令人惊奇的作品出自一个精神行将崩溃的、徘徊在疯癫边缘颤抖的人之手,它把光亮投入了崩溃的灵魂的漫漫长夜。虽说他原想用此文阐述他的学说,其实《看哪这人》是他疯癫症状的反映。它以闪烁着疯癫的语言,把自己描述为爱开玩笑的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圣徒,倒不如说是个丑角,他告诫自己的弟子不要受他的欺骗。“我独自走了,我的弟子们!你们也离去罢,而且独自离去!这是我所愿。真的,我劝你们:离开我,你们要防范查拉图斯特拉!更确切地说:你们要为他而感到羞耻。”

谁也没有理会尼采的告诫,因为正当人们开始读他的书时,他已经精神崩溃,这似乎是对他命运的一种讽刺。他的思想直至那时,或者无人理睬,或者受到嘲弄,在报刊杂志上引



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了中欧国家咖啡馆和酒馆中知识界炒卖的热门话题。尼采的用语,如“超人”、“主人种族”、“要强硬”、“生命冒险”,通宵达旦叫个不停,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也时常挂在政客们的嘴边。“权力意志”的表达方式令因安宁而感到厌倦的世界激动不已;小商贩和大商人受到蔑视,斗士和英雄受到赞扬。德国的思想精英们,其中有像施泰凡·格奥尔格和托马斯·曼这样的诗人,则把尼采的“贵族政体的”极端主义视为对西方颓废的民主主义理想的回应;受到鼓舞的信徒们汇聚成宗教仪式般的“查拉图斯特拉读书社”;赞美诗被谱成对新宗教的祝福之歌。而当病魔缠身的哲学家肉体完结之时,他已被宣布为超凡入圣了。令尼采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是,有一天把我圣化……我不想当圣徒,宁愿当丑角……也许我就是丑角。”

比尼采小两岁的妹妹伊丽莎白,是尼采崇拜活动中的最高教士,她的大名蜚声于德国之外。在尼采精神崩溃的那一年,她正在南美洲的巴拉圭。她的丈夫是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名叫贝尔哈特·福斯特,他们试图在原始森林中共同创建一块德国殖民区,然而失败了。1889年春,面临破产的福斯特一命呜呼。这样,仅在半年之内她就失去了两个男子汉,他们都是她的贴心人:她的丈夫和她的哥哥。如此严酷的双重打击对大多数妇女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伊丽莎白却一刻也没有丧失补偿损失的时间。她救出了自己不幸的殖民企业的剩余财产,让去了巴拉圭的德国殖民者听任命运的安排,她却重返德国。在那里,她开始着手收罗那些多年未曾有人读过的和未曾售出的存放在出版商储藏室中的尼采著作,而且日甚一日。伊丽莎白立刻找到了迫使其母交出掌管其兄的遗稿的权利的机会,接着就掌管了其兄事业的行政大权,干

练而无所顾忌,以致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她就以此赚了一大笔钱。

关于尼采的文献充斥书架。人们把尼采吹捧成了自由精神朝霞的宣告人,吹捧为法西斯主义之父。于是,在尼采的有生之年,就有了尼采传奇,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种传奇的形象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伊丽莎白在有关尼采传奇的问题上起了无可挽回的恶劣的影响。不错,早在卡尔·施莱希塔发现她的欺骗活动的全部底细之前,尼采的研究者就已经知道,尼采档案馆的女管家本不是她哥哥的生平和事业的可靠证人。令许多尼采的亲密朋友愤怒的是,伊丽莎白盗用了她哥哥的荣誉,他们一致痛骂她的恶毒之舌和恶毒之笔。但是,即便是她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她曾不知疲倦地为她哥哥的思想大做宣传,并以书籍、文章、报告、杂志和致出版商的书信等形式广为传播。除此之外,她还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引人注目的诉讼程序,她以此宣称,她曾受其兄的委托,她可以用他的名义讲话,并且可以阐释他的哲学思想。

导
言



作为尼采崇拜活动中的最高教士,查拉图斯特拉的妹妹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08年、1911年和1923年,瑞典学院的德国知名学者一连三次提名由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当她在接近90高龄去世时,德国报界称誉她是“德意志事业”的先驱,并且称她为“欧罗巴的第一女性”。希特勒亲自参加了她的安葬仪式,并在棺前献上了一顶桂冠以示哀悼。

我们从这位非同寻常、众说纷纭的女人的生平和影响中获取的惟一信息,来自一本圣徒传记般的散文——《妹妹》,作者叫路伊泽·玛尔采莱,系伊丽莎白的敬仰者之一;这本书把她描述成是她大名鼎鼎的哥哥的忠实同伴、助手和贴心人。

她虽然并非是个忠实的、温柔的、无微不至的妹妹,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尼采和他妹妹的生活道路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以致令人在两者中无法绕过一条而描述另一条。一条清晰可见的家属关系纽带把这对兄妹连在了一起,尽管尼采常常对他妹妹出言不逊,但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而如果说伊丽莎白在性格上的瑕疵比她软弱而过于人情味的哥哥更显而易见的话,这主要是因为伊丽莎白意识到要杜撰尼采传奇或“高贵光辉形象”的缘故。其实,尼采是一位疾病缠身、形容憔悴的天才,在他陷于疯颠之前,长年徘徊在精神崩溃的深渊之旁。



尼采家族中的这种兄妹关系之所以迄今没有能够被揭示,其原因在于,伊丽莎白在世之时,要想一窥她的私人书信和日记,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直到1935年11月伊丽莎白死后,所有私人文件也都密封在尼采档案馆里,由她的表弟麦克斯·奥勒尔少校看管。直到第三帝国崩溃之后,人们才能做澄清“尼采和伊丽莎白”事件的尝试,后来,负责管理尼采档案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声明,对有关研究材料开禁,尽管如此,还是耽误了几年时间。伊丽莎白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朋友,因此,在民主德国被视为禁忌。她的私人记述、日记和书信往来长年由设于魏玛的国立研究和纪念所管理。

我要取得这些文件的努力拖了好几年,为此我多次到魏玛访问。终于在1969年12月,我第一次获得官方许可,到魏玛一窥伊丽莎白的材料,做了笔记,复制了内容广泛的文件照相复制件。我请求发表几张历史照片——如“希特勒与伊丽莎白”,或“在尼采胸像前的希特勒”(见本书插图)——得到了许可。我仅向国立研究和纪念的所有合作者表示深深的谢

意。他们试图满足我提出的众多要求,态度友好,充分理解。我特别要冒昧地提到卡尔-海因茨·汉教授和安内里泽·克劳斯女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与我的工作密不可分的。我虽然试图把他们提供给我的材料小心谨慎地加以处理,但是,我要事先请求原谅,我在解释这些文件上可能会偶尔出现某些误解。

对我的工作来说,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在魏玛找到的;但如果我舍弃存放在巴塞尔大学的内容广泛的尼采征集品,也会流于偏面。借助波特兰国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我得以把全部保存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尼采资料总目制成静电复印件。巴塞尔的文件提供了对魏玛尼采印象的必不可少的修正。对我的工作有用的其他材料,是保存在马尔巴赫席勒档案馆、蒂尔斯卡画廊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件提供的。我还要感谢在美国和德国的许多同事,首先是教授卡尔·施莱希塔博士,是他亲自向我描述了对伊丽莎白·尼采的印象;感谢教授马奇诺·蒙蒂纳里博士,他是考证版《尼采全集》(研究版)的出版者之一,他向我出示了尚未发表过的伊丽莎白写给她母亲的信件。



最后,我谨向我在波特兰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同事爱德蒙特·格瑙查和埃尔梅·马格努逊表示衷心感谢。是他们帮助我解决了在处理手稿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技术问题。

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翔实地说明伊丽莎白·尼采与其兄弗里德里希·尼采之间的关系。但愿读者对此能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目

录

Contents

译者的话 ▶ 1

导 言 ▶ 3



尼采开启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释放破坏之力的潘多拉之盒。

作为尼采崇拜活动中的最高教士，尼采之妹——伊丽莎白·尼采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瑞典学院的德国知名学者一连三次提名由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当她接近90岁高龄去世时，德国报界称她为“欧罗巴的第一女性”。希特勒亲自参加了她的葬礼，并在棺前献上了一顶桂冠以示哀悼。

Zarathustras Schwester



。 Zarathustras

第一章 1846—1866年 ▶ 3



第一节 田园序曲 ▶ 3

尼采的母亲在结婚一年零五天之后，生下尼采。尼采发育得很快，渐渐变成了一个健壮的、胖乎乎的小男孩，但是迟迟不会开口说话，而照他的年龄来说，已是大多数孩子早已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了。



第二节 瑙姆堡童年 ▶ 11

当青春期渐渐来临的时候，尼采牧师的两个孩子——尼采和伊丽莎白·尼采继续保持着亲昵的游戏伴侣的关系。



第三节 命运的丑角 ▶ 19

14岁的尼采迈进了著名的寄宿学校普福塔的大门。在此之前，尼采完全是在家庭亲情圈子里来认识生活的，在那里他受到一群女性的宠爱。因此，对像尼采这样过于敏感和性格内向的人来说，普福塔就是人间地狱，他突然间不得不在一个尚武的男性团体中苦苦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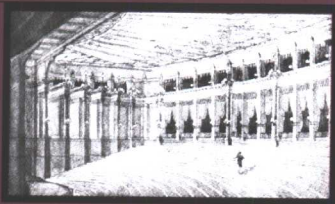
尽管这对兄妹之情亲密无间，有一个秘密尼采没有告诉妹妹：他染上了性病，医生诊断为梅毒。



第四节 与哥哥在一起的生活 ▶ 33

年方24岁的尼采荣膺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的母亲和妹妹觉得这个好消息宛如晴空里的一道闪电。

令尼采感到汗颜的是，在他的过去发生了某些无人知晓的事件：偷着跟妓女鬼混。他希望，这些以往的污点，千万不要传到妹妹的耳朵里去了。



第五节 拜罗伊特的不谐和音 ▶ 48

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友谊对尼采的妹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她跨进上流社会的通道。

令尼采之妹最不放心的是尼采每况愈下的身体。尼采肯定自己得了脑软化病。

现代医学证实尼采的自我诊断，但他发病的原因不是脑软化，而是梅毒第三期的前兆，12年之后，梅毒导致尼采脑瘫。

第二章 1877—1885年 ► 61



第一节 转折点 ► 61

伊丽莎白·尼采坚持认为,《人性的,太人性的》决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作品,相反,这是一个她哥哥战胜疾病的证据,否则是不可能写出来如此犀利、如此风趣的箴言的。

尼采在1879—1880年得了深度的抑郁症,被眼病所压倒,幻视使他洞见了生命之谜,这种状态常常使他热泪盈眶。



第二节 莎乐美——四幕情节剧 ► 78

第一幕

尼采乘车直驶罗马,遇见了莎乐美,立即就对这位年轻美貌的俄国女郎着了迷。

尼采和瑞就像两个骑士一样,争夺起这位年轻貌美的俄国女郎。

莎乐美称他们三人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其实三人已经形成了不折不扣的三角恋爱关系。

第二幕

当莎乐美大大方方地承认,她打算与尼采和瑞同度冬季时,尼采之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赤裸裸的同居想法使她满脸通红,羞耻难当。

